



淺談敘事力在通識人文學領域引發的議題與其運用

● 方中士*

一、何謂敘事力及其案例

「敘事力」的全稱是「敘事想像力」，不知甚麼時候成了人文學與通識教育頂域裡的流行語，成了科技部、教育部等公部門主動推出或被動審查計畫的關鍵詞？只是，這流行語與學術關鍵詞一下子紛紛流於口頭行於筆下之後，不知使用者究竟對此詞語的定義、運起源有無清楚的把握？又如果能在口頭上使用或運用於公部門計畫推動時能澄清概念與意涵，是否能更進一步發揮此概念的運用價值？

二、「力」概念的提出與發展

就全球知名耶路薩冷大學歷史學家哈拉瑞出版《人類大歷史》迄今言，此人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直立人種的特殊能力便是這個能編造出自然現實世界所沒有事物的能力；因此能力而能組織串聯起超越親族小群各體的大社群，因此而能聯合超過 150 人以上的社群來共同行動：合作獵捕大型或群動物、狙殺或抵禦不同人種、建構最初的宗教信仰崇拜祭壇與聖物……；由此而來的更精進完整的語言甚至是文字系統，不但迅速淘汰了尼安德塔人或其他非智人的人種，也快速加速了智人的文明進展，這個可想像出現實自然界不有的人首獅身像的能力就稱之為「敘事力」，這能力讓智人建構圖騰信仰，看見繁星裡的圖樣，架構出人的生命歷程與自然界的關係，也讓個別的片段的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經驗與知識有了故事情節中的位置，是人的宗教的起源也是知識累積的開始……。

以上說法與引伸見於《人類大歷史》第一、二章；作者哈拉瑞根據考古人類學發現最古老的「敘事想像力」的人為遺物，上溯此能力的發展至七萬年前，而把由二十幾萬年前開始擴散遷徙全球智人的長期採集游牧生活進入約一萬年前的農耕文明視為敘事想像力建構文明的一次大躍進，再經萬年的演進，到了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崛起，進而到了二十世紀末的數位科技革命階段，使得智人終於到了是否躍入神人的關鍵時刻。這樣的「敘事力」與人類文明演進的關係，可參哈拉瑞在其成名作《人類大歷史》之後的《人類大未來》與《二十一世紀的二十一堂課》等作品，可以理出「敘事力」作為智人開創文明的核心價值與能力，而這能力又因其傳播媒介的不同，概分為：語言與神話、文字與書寫、數據與演算三個大階段，而其作用於人類的的作用，除了知識與經驗的標記外，也因為敘事的建構主要呈現故事與情節，在故事與情節中人才能形成長期記憶、架構知識與認識自己；也就是說，人在敘事學習知識與獲得意義。

三、「敘事力」與「意義」的關係

人的大腦神經元系統何以能發展出這「敘事力」還是個未完全解謎的議題，但哈拉瑞從認知心理學最新的波峰與波谷建立長期記憶的理論作為「敘事力」的理論基礎是滿具說服力的，而由此脈絡，我們也可以重新看出諸如弗蘭克的《活出意義來》的心理機制基礎，也可以更深刻的理解神話學、宗教故事與原住民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係，簡言之，如有人以為人文學最核心的價值便在說出一個故事——一個自己在其中的故事。

四、「敘事力」在通識人文學運用的案例

最近一篇刊於《芭樂人類學》網頁的〈一篇「走動」了七年的學術文章背後〉（2021年01月11日刊出）很可以作為近年來科技部、教育部吹起「敘事力」學風的最佳正面案例，作者北醫大林益仁教授藉他們集體以說故事為核心的敘事紀錄文章得以刊在國際 I 級學術期刊論文為例，用真實的案例展示「敘事力」的價值：長達七年的



集體走動式參與部落小米文化傳承的故事如何讓投身部落文化復振與親身研究部落生態倫理學者的奉獻與付出的價值被看見，竟然能突破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期刊論文框架而被接受，是部落耆老作為「傳話人」的再現，這不但是作者個人學術生涯上的一個成就，也該是「敘事力」概念的具體展演。

五、文學形式的「敘事力」展示

這「敘事力」的展示，也可用文學的形式作為「故事」的演示範例，以下且以我的一首〈女巫給拉瓦克族人的叮嚀〉為例，看讀者能從此首詩編入多少的故事內容——故事從來都是社會集體記憶與參與的：

• 方聲〈女巫給拉瓦克族人的叮嚀〉

族人揹負女巫的叮嚀下山

以為看得見這大武山的地方就可聽見這叮嚀

選了收工後可看見大山身影的地方開始造屋

家屋外可圍坐、共食、聊天還有時時回望縹渺的大武山

當然，還有喝酒還有唱起思念山上部落歌謠的歡樂時光

於是我們就決定把這處遠望大武山群的地方叫水邊拉瓦克

以為這就有了一個可以叫喚孩子回家的部落在山下

以為搭鷹架、釘板模、綁鋼筋與便可當上山打獵

好像女人在家屋外種種蔬菜便是上小米田工作

有了打獵的男人有了種小米田的女人有了歡樂的小孩不就有了部落？

可照亮山上檳榔樹下石板屋的月亮也照亮拉瓦克

月光流淌歲月像喝掉的酒流走我們的青春

部落旁的溪流成了沒魚可捉的排水溝





港區西天的橘紅艷黃與紫藍的霞光被百貨商場霓虹亮光偷走
我們平靜的把部落還給了新闢的道路和曾污染這方土地的有錢兄弟
如同舊部落的祖靈在自己的土地上再次流浪
除了離開前有女人像女巫般為守不住的家園狂吼
還說聽見呼喚回部落的古謠傳唱於挖土機劇平家屋的轟隆聲中

《笠詩刊》，333期，頁110，2019.8。

以上，讀者能否從此詩建構出已消失的拉瓦克部落的故事來？這便是「敘事力的運用」？這樣的一首詩，從構想到場景到情節的推動是不是可以帶動讀者的想像力？是否經過作者與讀者共同建構出一個都會部落的發生到消失的故事？

